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七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　安國　弟祗　從子坦　嚴　從弟羣　羣子沈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元和姓纂六曰竺吳南昌太守案吳時有豫章郡無南昌郡作南昌者誤也〕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潭本傳同御覽三百六十三引〕

晉中興書誤作丁潭字子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寰宇記一百四曰孔靈村在歙縣南二十五里孔愉避地入新安山谷中後忽捨去皆以爲神人爲之立廟按所居止在此故謂之孔靈山祀其上書鈔六十九晉中興書會稽孔錄曰避地餘杭布衣蔬食不求聞達世說棲逸篇注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案本傳言新安山中而何書及別傳一云餘杭一云臨海傳聞異詞如此或由餘杭臨海展轉而至新安歟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世說

棲逸篇曰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初學記三十藏榮緒晉書曰少時嘗得一龜放於溪中龜中流左顧數過寰宇記九十四曰餘不溪在武康縣東二十四里其水清與餘杭溪不類也孔愉曾買得一龜放餘不溪中又曰孔愉潭在德清縣南二百步昔愉隱吳憾山見漁人釣得白龜買而放之卽此處也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類聚九十六會稽後賢傳曰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感應如是初學記三十引藏榮緒晉書又二十六引晉中興書二鑄均作吏鑄亦然書鈔一百三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吏鑄猶然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宋書禮志一中書侍郎孔愉奏若日有變便伐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

義輒救外改之案本傳郎上脫侍字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疏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亾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

尙書令玩左僕射愉竝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以元無以字二十人禀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彊宼未殄疆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幷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

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案書鈔六十四引晉中興書趙胤作趙泳蓋宋本避太祖諱也御覽二百四十引作趙冰又因泳而誤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艸屋

數閒（寰宇記九十六曰侯山在會稽縣西南四里）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輿地紀勝十日孔愉墓在山陰）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三子誾汪安國（世說德行篇注續晉陽秋曰孔安國車騎愉第六子也案本傳言愉三子蓋但舉其最著者）誾嗣爵位至建安太守誾子靜字季恭再爲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宋書孔靖傳父誾散騎常侍靖名與高祖祖同諱故稱字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爲會稽內史遷吳興太守尚書右僕射再爲會稽內史復爲右僕射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太尉軍諮祭酒宋臺建爲尚書令侍中靖子山士道稜靈符山士會稽太守靈符撫軍長史靈符子湛之淵之淵之尚書比部郎南史孔靖傳曰靈符弟靈運著作郎靈運子琇之江夏內史琇之子琇尚書三公郎琇子幼孫虔孫幼孫無錫令幼孫子奐字休文弘範宮衛）

尉負子紹安紹薪紹忠紹忠字孝揚鄱陽東曹掾案壽當從宋書南史作靖元和姓纂亦作靖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于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世說德行篇注續晉陽秋日少而孤貧能善樹節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世說德行篇作豫蒙眷接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

形素羸瘦服衰絰溯泗竟日見者以爲眞孝世說德行篇曰著重服竟日溯泗流漣見者以爲眞孝子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愼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宋書禮志三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殷祠啓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目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沖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

望通左氏傳解屬文世說言語篇注王隱晉書曰善春秋有文辯晉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書鈔六十六晉中興書會稽孔錄曰以才名獨步補東宮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污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以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

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
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尙斯矣古者且
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
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
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
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
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
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
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
得官積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

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汎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文獻通考二十八日孝廉諸科自東漢以來皆有策試之事夫以文墨小技而定其優劣已不足以稱其科之名今觀東晉之事則應舉者皆不能試之人且以孝廉自名而必避以五歲待其講習乃能强於試不亦有覥面目乎然觀惠帝永寧初王接舉秀才報友人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智識之士

銷口韜筆非榮此行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會是歲三王舉義惠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試接以爲恨然則上下相蒙姑息具文其來久矣宜其皆欲僥倖於不試也 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書鈔六十王導答別駕孔坦拜左右丞辭曰省民慨然然卿在朝無賴端右康濟時務拾遺損益者多矣衆談咸以左丞事要宜須諒直以攝百揆今天子事弊亦是急病攘夷之日豈得已者矣 尋屬蘇峻反坦與司馬司徒陶回白王導曰周家祿校勘記曰回爲司徒王導司馬官名誤倒 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

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遝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書鈔一百三十三王隱晉書曰蘇峻亂孔坦之妻以席自鄣得免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

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爲丹楊尹書鈔七十六語林曰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雅孔君平可以處之也晉書校文四日據世說注觀勸則此事傳疑不足信晉書采之蓋攷之未審案本傳下文云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是坦未拜命不得云晉書誤采也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

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世說方正篇作諸君親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御覽二百五十二引語林作卿輩身侍御牀口行詔令孔坦爾時正乘臣耳何與國家事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案世說方正篇作今猶俎上腐肉是本傳由當作猶御覽二百五十二引語林作吾俎上腐肉任人割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世說方正篇注王隱晉書曰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周家祿校勘記曰內史當作太守張茂傳同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

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
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
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
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啟再集
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
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蹐豺狼之穴
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
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
愚所歎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
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

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砎石之易悟哉案易豫介于石釋文古文作砎鄭古八反謂磨砎也字林砎堅也坦蓋習鄭氏學者桓温傳亦云砎如石焉所以成務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寛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纍人之嫌而遐天啟之會

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誡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
齕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
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
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
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
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
諫世說賞譽篇下注語林曰孔坦爲侍中密啟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瘠耳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當敢爾不巖巖世說林本數之作之巖巉巖巘之時帝刻日納后而
尚書左僕射王彬卒彬本傳作右僕射議者以爲欲卻期坦曰
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

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旣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書鈔七十四晉中興書會稽孔錄日事爲己任愁之如身中病者也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御覽二百三十一會稽後賢記曰孔坦遷廷尉卿獄多囚繫坦到官躬執辭狀口辦曲直大小以情不加楚撻每臺司錄獄無所顧問皆面決當時之事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御覽七百三十九引語林作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寗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御覽七百三十九引語林作庾冰聞迴還謝之請其語言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

縣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
不報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
之重抗威顧眄名震天下榛棫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
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
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
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
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
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
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
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

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勠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荅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元作享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世說品藻篇作嚴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元作弈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門郎世說品藻篇注引中興書作父儉黃門侍郎案儉爲倫之誤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

陶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閒日侍坐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

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閒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喈多異議嚴與丹楊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案江逌傳曰逌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劉向五

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是鴻祀卽洪祀桂氏札樸謂此二傳當錄附尚書大傳後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臣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世說品藻篇注中興書曰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案本傳不言封西陽侯從略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御覽六百二十七晉中興書曰嚴啟宜寢表帝詔曰奕謂此適民無損害豈奪惠卹之旨也省所啟敬納忠規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啟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

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恩詳具聞嚴多所匡益（世說品藻篇注引中興書作在朝多所匡正）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世說方正篇注引會稽後賢記作羣字敬休）有智局志尙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

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東晉疆域志曰圖經稱實錄云橫塘在秦淮南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世說方正篇曰孔車騎愉與中丞羣共行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案鷹化二語世說謂在御道逢術之時與本傳作在王丞相坐上者不同導有愧色仕歷中丞世說言語篇注孔氏譜曰羣鴻臚卿案本傳失載性皆酒導嘗戒之曰卿恆飲世說任誕篇作卿何為恆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荅曰公不見肉

糟淹更甚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世說任誕篇七百石作七百斛不足了麴糵事其耽湎如此卒於官嗣子沈

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沈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儁世說賞譽篇下曰會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桀孫與公目之曰沈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注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仕至黃門侍郎政事篇注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幼而卓拔風情高邈

歷衞學長史尚書吏部郎御覽二百五十八引語林虞存爲治中魏顗謝奉見何充傳注沈子廞位至吳興太守廷尉廞子琳之以艸書擅名又爲吳興太守侍中王談傳有太守孔廞隋志梁有光祿大夫孫廞集十卷亡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曰孫廞疑是廞孔廞之譌孔衍在窮記太平御覽或引作孫舒元在窮記是其證晉書校文四曰宋書孔琳之傳父殿仕至光祿大夫不作廞疑譌案南史孔琳之傳亦作廞宋書作殿乃譌本南史隋志均作光祿大夫與本傳作廷尉異宋書琳之傳琳之字彥琳累遷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尚書吏部郎平北征西長史侍中祠部尚書琳之子邈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覬弟道存侍中行雍州事又孔覬傳曰覬字思遠太子詹事覬弟道存江夏內史覬子長公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注干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案世說品藻篇注引會稽後賢記作吳司徒固曾孫與本傳異父彌
梁州刺史潭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
閤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為國
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
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
有恆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
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
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
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
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

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遣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譚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譚清詣貞粹雅有隱正世說品藻篇注會稽後賢記曰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譚上疏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

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案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

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還

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禮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尙書從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御覽四百三十九引晉中興書作陳武）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世說品藻篇注引會稽後賢記作萬雅）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

害果如其言世說品藻篇注會稽後賢記曰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陶回

陶回案書鈔七十三引晉中興書丹陽陶錄作陶洄字恭潤洄蓋回之譌文御覽二百九引陶氏家傳作迴字恭淵又二百四十引晉中興書誤作字恭之四百二十八引晉中興書誤作紀回字恭則案唐人避諱故本書如陳騫字休淵亦不書其字陶回之字當作恭淵非恭潤也丹楊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別駕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丹陽陶錄曰仍稱州治中別駕在府稱職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御覽二百九陶氏家傳曰爲大司徒王導從事中郎爲人正直不撓導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眞國器也

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周家祿校勘記曰上無所承亮上宜加庾字東晉疆域志曰丹陽郡城元和郡縣志初爲丹陽內史後改爲尹寰宇記城晉武帝太康元年築也按丹陽郡治俗謂之小丹陽即晉書陶回謂庾亮曰峻必向小丹陽道步來即此也）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

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之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勑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御覽四百二十八引晉中興書作回雅性方範不憚彊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

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荅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類聚六陶氏家傳曰陶汪晉咸康中爲宣城內史君從父猷先爲之君到郡乃招隱逸廣開學舍以此教民民有向方者則辟爲掾吏百姓歌之曰人當勤學得主簿誰使爲之陶明府）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簜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

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衞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貴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彌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羣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晉書斠注卷七十八

晉書斠注卷七十九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世說言語篇注引晉陽秋七歲作八歲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坐一作座世說言語篇曰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别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

楊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世說言語篇注引晉陽秋弔作唁咷作叫御覽七百十塔寺記曰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藏未暇立寺杖頭有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指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即退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子遺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世說賞譽篇下曰世目謝尚爲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注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脫略細行世說任誕篇注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兒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游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謝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世說容止篇曰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注引裴子曰堅石挈脚枕琵琶堅石尚小名任

誕篇注晉陽秋曰尙性通任善音樂書鈔一百十俗說云謝仁祖爲豫州主簿在桓溫閤下桓聞其善箏使呼之既至取箏與彈謝卽理絃撫箏因而歌秋風意氣殊異桓以此知之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世說任誕篇曰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性云戎性通任尙似之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世說任誕篇曰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注語林曰謝鎭西酒後於槃案閒爲洛市肆工鴝鵒舞甚佳一坐傾想寍有此理不尙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尙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理非嫌案通典九十八引孫綽虞潭蔡謨環濟虞預江泉王愆期父母乖離議劉隗奏定父母乖

離制孔衍乖離論蓋皆同時所上議也尙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引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巨圍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尙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爲

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尙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尙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尙爲政淸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尙造烏布帳尙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尙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六郡謂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宣城也假節鎭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

事中原使尙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尙周家祿校勘記曰案遇本石氏故將永和七年及冉閔以許昌歸順後爲苻雄所虜始歸苻氏此不得云苻健將也尙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尙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卽尙之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尙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尙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尙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

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尙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尙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戍石頭永和中拜尙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鎭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卄二史攷異二十二日前云六郡此云五郡者不數宣城也六郡惟宣城在江東此云都督江西淮南則宣城不在所督之內矣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鎭西將軍鎭壽陽穆帝紀作鎭馬頭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八日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三十五里晉左衛將軍謝尙鎭於此樂府詩集七十五樂府廣題曰謝尙爲鎭西將軍嘗著紫羅

𥡴據胡牀在市中佛國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是三公也案本傳下文云徵拜衞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蓋尙雖拜衞將軍未嘗從官其在鎭時實爲鎭西不得云衞將軍也左傳杜注塗山在壽春東北當塗置縣因山得名尙之鎭壽陽即在當塗牛渚山也

尙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尙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尙爲都督司州諸軍事世說賞譽篇下注溫集載其平洛表日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鎭西將軍豫州刺史尙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寍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鎭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周家祿校勘記曰穆帝紀永和十一年進謝尙督并冀幽三州是年進號鎭西將軍今按傳進號鎭西在永和中進督四州正在此時[illegible]冀尙以升平元年病卒不應進督四州反在升平之初又進都督云云宜移接上進號鎭西將軍文下病篤徵

拜衞將軍加散騎常侍永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謝安

安子琰　琰子混　安弟萬　萬弟石
安兄奕　奕子玄　石兄子朗　弟子邈
周家祿校勘記曰總目子琰上無安字安弟萬萬弟石六字在奕子玄下

謝安字安石尙從弟也父裒太常卿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曰裒吏部尙書方正篇注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歷侍中吏部尙書吳國內史案此作太常卿疑誤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世說德行篇注文字志曰謝安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

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文學篇注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世說賞譽篇下注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御覽三百八十四引王隱晉書沈敏作深敏風宇作氣宇善行書太平廣記二百七書斷曰謝安石學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正書解為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并入妙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世說賞譽篇下此客作向客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世說賞譽篇下注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御覽四百七晉中興書曰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共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出則漁弋

山水入則言詠屬文世說雅量篇注引中興書言詠作談說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絶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世說賞譽篇下注續晉陽秋曰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世說雅量篇曰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

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囘　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世說識鑒篇注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賞必以妓女從　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奴攜持游肆也　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　世說識鑒篇必不得作亦不得書鈔一百十二引郭子作安石必出與人同樂亦何得不與人同憂　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　世說品藻篇注中興書曰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　自然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　世說德行篇曰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注謝氏譜

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排調篇曰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御覽五百二十一妬記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太傅有別房寵公既深好聲色不能令節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達其旨乃共諫劉夫人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妬忌之德夫人知諷己乃問誰撰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為耳若使周姥傳應无此語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世說排調篇曰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案高崧本傳小字曰阿鄙故世說稱之為高靈讀史方輿紀要九十二曰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

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値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寰宇記九十四曰謝塘在烏程縣西四里晉太守謝安開塘大歷刺史裴清于州西起謝塘館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世說雅量篇曰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注晉安帝紀曰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世說雅量篇曰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注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世說雅量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作明公何有壁閒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世說雅量篇曰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注宋明帝文章志曰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世說文學篇曰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注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仿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舊唐志儀注類晉簡文謚議

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內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艸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宏本傳及王彪之傳均作宏不作弘類聚五十三晉中興書曰使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温以疾篤宏以呈安安疏輒曰不好更勾改之使彌歷旬日至於温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世說政事篇注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

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世說言語篇注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輕詆篇注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不三里又曰孫權築冶城爲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陽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城秣陵獨無寰宇記九十曰古冶城城在上元縣西五里徐廣晉紀成帝遣司徒府游觀冶城之圖即此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曰冶城在府西石城門外惜抱軒筆記曰逸少誓臺之後未嘗更入都而安之仕進在逸少去官後安在官而有遠想遺事之過逸少安得規之此事亦出於世說則世說之妄唐時執筆者蓋之學識故所取舍皆謬

義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世說言語篇作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

燕國諸軍事假節十駕齋養新錄曰謝玄傳亦云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江左僑置燕國惟見此二條而地理志末之及焉攷宋書州郡志南徐州淮陵下云永初郡國又有下相廣陽二縣廣陽當是燕國屬縣義熙土斷後省燕國并入淮陵郡也時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常棊劣於玄寰宇記九十曰古檀城在金華橋東晉謝安石圍棊賭得別墅乞與外甥羊曇即此也宋屬檀道濟緣以爲名是日玄懼便爲敵手

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世說雅量篇作俄而謝玄淮上信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世說雅量篇作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寍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孝武帝紀寍益雍梁作梁益雍涼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晉中興書曰謝安石上

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是時桓沖既卒荆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是時桓伊爲豫州刺史改除江州以石虔代之云中流者江州介荆揚之中也然詞意未甚明白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世說賞譽篇下注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竹絲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期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衣冠效

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有（元無有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三曰新城在揚州府北二十五里）帝出祖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

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
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
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
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
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
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
殆不起乎御覽三百九十八幽明錄曰後果代居宰相歷十六年而得疾安方悟曰見雞住者今太歲在酉吾病殆將不起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桓溫以寍康元年薨安始代之至太元十年乙酉祇十有三年耳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
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眾亦怪異之尋薨時年

六十六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一異苑曰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安頭來久之乃失所在是月安薨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曰謝安墓在上元縣東南十里石子岡北御覽五百八十九李綽尚書故實曰東晉謝太傅墓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寰宇記九十四曰長興縣南六十五里三鳴岡有晉太傅謝安墓輿地紀勝四曰謝安墓在長興縣南六十五里三鵶村安初葬建康之梅山陳始興王叔陵發其墓安裔孫長城令夷吾徙葬于此有大觀三年墓田碑案紀勝卷十又云謝安墓在上虞不足信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

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御覽七百二續晉陽秋曰安問其歸貨答曰嶺南凋弊惟有五萬蒲葵扇謂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一中者捉之於是京都士庶競而慕焉價增數倍旬日無所責則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斅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御覽七十三引晉中興書作百姓賴之故名召伯埭寰宇記一百二十三曰謝安于武城東北二十里築壘名曰新城城北二十里築堰名邵伯埭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三曰邵伯湖在揚州府北四十五里東接艾陵湖西接白茆湖南通新城湖旁有邵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

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戸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南史本傳曰澹字景恆案書鈔三十二義熙起居注曰十二年有司奏太常謝瞻遣四人種葱免官御覽九百七十九引作十年謝瞻作謝澹是書鈔誤作瞻也澹爲太常當在桓玄既誠之後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琰字瑗度書鈔六十四引晉中興書誤作字瑗瓊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晉中興書陳郡謝錄作字瑗度安少子也世說傷逝篇注曰末婢謝琰小字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

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書鈔六十四晉中興書曰用以爲輔國將軍領八千人距氐破賊有動焉又一百三十九晉起居注曰晉泰元八年輔國將軍謝琰送苻堅爲臥車各一乘案苻堅載記下云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所言過多不如本傳之得實）以勳封望蔡公（案世說輕詆篇注誤以望蔡爲謝琰小字）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

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竝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轀輬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安帝紀作魏隱）進討吳興賊丘尫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五郡者本會稽新安東海臨海永嘉也）

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鎭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强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尙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書鈔一百十八引晉中興書曰隆安四年孫恩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一無破字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讀史方輿紀要九十二曰邢浦在紹興府東北今府東北四十五里有蠳浦或以爲即邢浦之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書鈔一百十八晉中興書曰上黨太守張虔碩

戰敗于邪浦人情畏懼羣賊盡銳東晉疆域志曰山陰
縣有南湖即此諸史拾遺曰案東晉僑立上黨郡有二
皆見於宋志其一徐州淮陽郡有上黨令本流寓郡併
省來配其一揚州淮南郡有襄垣令晉末上黨民南過
江立僑郡縣寄治蕪湖後
省上黨郡爲縣屬淮南
分兵設伏以待之琇不聽賊
既至尙未食書鈔一百十八晉中興書
日外白賊至時尙未食琇曰要當先滅
此寇而後一無
後字食也元作
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
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御覽三百二十三引晉中興
書作果敢能戰殺賊甚多
而塘路迮狹琇軍魚貫而前御覽三百二十三引晉
中興書作魚貫不聚賊
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琇至千秋亭敗績東晉疆域
志曰山陰
縣有
秋亭千琇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琇馬琇墮地御覽三
百七十
六引續晉陽秋作恩帳下都督張猛案當從孫盛作恩
帳下都督爲是琇既戰戰敗立爲恩帳下所斫斷無出

自琰帳下之理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書鈔一百六謝姚齡作歌記曰余少好琴長而愛歌御覽九百七十一風土記曰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謝混見而以檳榔贈之款王手謂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善屬文世說言語篇注晉安帝紀曰混文學砥礪立名隋志有左僕射謝混集三卷宋書謝靈運傳論曰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叔源混字也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足如

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世說排調篇作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眞長子敬比最佳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世說排調篇作袁山松欲擬謝婚案袁崧當作袁山松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悶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書鈔六十四續晉陽秋曰射謝琨作混字叔源求領戎行板拜征虜將軍不閑事頓衆防而者也

案傳失載爲將軍書鈔所引末句有脫誤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世說德行篇注中興書曰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簡傲篇注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爲晉陵太守案本傳僅言爲剡令於先後歷官均失載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之世說德行篇曰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世說簡傲篇曰桓宣武作徐州

時謝奕爲晉陵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每日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爲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世說簡傲篇笑詠作嘯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閤避之世說簡傲篇作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司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泉早

有名譽歷義興太守世說賢媛篇注曰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案孝標以淵爲奕二子與本傳異淵改爲泉乃唐人避諱靖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世說文學篇注遏謝玄小字少穎悟世說言語篇注謝車騎家傳曰玄神理明俊善微言文學篇注玄別傳曰玄能淸言善名理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

重世說言語篇曰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安

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

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

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世說假譎篇作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

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世說假譎篇作乃譎與賭

得卽燒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世說識鑒篇注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

有經國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竝禮重之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曰王珣弱冠與謝元俱辟大司馬桓公掾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文選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晉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玄可堪此任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世說識鑒篇曰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閒頗有異同之論惟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

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旣擧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元本作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苻堅載記作將軍何謙之）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閒使報逯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

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

晉書校文四曰據苻堅載記則載遂率彭城之眾奔於玄彭城仍爲彭超所得圍固末解也觀下文堅以毛當爲徐州刺史鎮彭城之文知當時彭城實已陷沒

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

周家祿校勘記曰堅載記句作俱又按自襄陽來會係王顯毛當俱難蓋堅所命寇淮陰盱眙者也襄陽之役無難

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三曰北阿鎮在高郵州西八十里亦曰三阿三阿者鎮之南有平阿湖又南有下阿谿也寶應圖經曰胡注通鑑云三阿今寶應軍郎其地一統志江南通志從之方輿紀要寶應縣東六十里三阿鄉東晉置幽州於此案三阿鄉在射陽故治近郊十里似三阿城在射陽其寶胡注寶應乃高郵之鄙一統志等誤據之耳王氏通鑑地理考翟高郵有白馬塘塘阻三阿溪謝元破都顏俱難李孝逸破李敬業處是也三阿一地或在寶應或在高郵其誤始於輿地紀勝紀勝於楚州云三阿村晉謝元自廣陵西屯三阿即此地也今屬高郵縣又於高郵軍云東晉有三

阿圖經云卽今之北阿苻堅遣將彭超以兵萬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謝元自廣陵救三阿大破其衆又云北阿鎭離城九十里在晉爲三阿郎謝元破堅將彭超之地蓋以寶應有三阿鄉故兩說並存其實寶應之三阿非晉田洛駐兵之三阿也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衞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閒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周家祿校勘記曰毛藻當照孝武紀苻堅載記作毛璪之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三曰白馬湖在高郵州西南七十里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今寶應縣西白馬湖卽晉時白馬也寶應圖經曰苻堅傳元率衆三萬次于白馬塘攷異以寶應白馬湖爲堅傳白馬塘攷塘爲湖其說無據案地理通釋塘阻三阿

谿是與高郵之三阿密邇故元據之若寶應之三阿去塘二百里元何爲據之斬其僞將都督顏晉書校文四曰苻堅載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戰於塘西玄大敗之斬顏則都顏爲人名甚明此誤衍一督字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十六國疆域志曰盱眙有君川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 梁成王

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

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通典曰壽春郡西十五里即謝玄破苻融之處）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艸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世說雅量篇注引謝車騎傳御覽三百九引晉中興書乘輿作僞輦）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御覽三百九引晉中興書作寶器山積錦罽數萬端）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

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
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
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
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玄患
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
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御覽七十三引晉中興書堰作壅水經泗水注曰晉太元九年左將軍謝玄于呂梁遣督護聞人奭用工九萬擁水立七托檪讁艛舶以利運漕者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九曰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
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
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

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壁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玄潰丕米二千斛周家祿校勘記日潰宜作饋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宋書州郡志豫章郡有豫寧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而晉志不載據此則晉時固有豫寧矣復遣寧遠將軍吞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

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
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
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
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
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
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
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
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
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爲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
冀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

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尙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窟巢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寍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

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壁境爲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促至委篤陛下體臣疢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沈頓有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

接宣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絶之氣時遣軍司鎭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栢以此之盡公私眞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御覽一百八十劉楨京口記曰長村東太濆積北有謝元故宅）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己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

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慺慺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愍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水經漸江水注曰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嶀山之成功嶠水經注刊誤日曹學佺云圖經稱謝玄破苻堅歸越人榮之磨石時大書成功嶠三字深刻其上則以爲成工嶠者誤也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世說言語篇曰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懸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彼

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歎日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注引續晉陽秋日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晉書校文四日即謝安傳之張玄亦即謝道蘊傳之張玄晉人單名多加之字錢竹汀養新錄疑非一人失之玄既與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瑍嗣世說言語篇注引丘淵之新集錄作渙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鍾嶸詩品曰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故名客兒南史本傳曰靈運子鳳早卒鳳子超宗征北諮議超宗子才卿幾卿左光祿長史才卿子溙瑍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為劉裕世子左衛率文選初至郡詩注臧榮緒晉書曰靈運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

軍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逯驍果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逯以武勇顯世說棲逸篇曰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案世說棲逸篇家兄作家弟蓋以逵爲逯弟與本傳以逯爲逵弟異逯以軍功封廣信侯世說棲逸篇注戴氏譜曰逯有功封廣陵侯案廣信疑當作廣陵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儁秀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作才氣高俊雖器量不及安書鈔四十一御覽六百二十七晉中興書曰謝萬安石弟聚斂無厭取譏當世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世說賞譽篇下曰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

四題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遣者則出處同歸世說文學篇曰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注引中興書體公作體玄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世說雅量篇曰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注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曰征虜亭在石頭塢金陵記京師有三亭新亭冶亭征虜亭也胡氏曰征虜亭在方山南自元武湖頭大路東

出至征虜亭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

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

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書鈔九十八俗說云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無衣幘簡文曰不須衣幘既見共談移日方去案此說與本傳微異太原王述萬

之妻父也世說簡傲篇注謝氏譜曰萬娶太原王述女名荃爲揚州刺史萬嘗

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

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世說簡傲篇信作性晚合作晚令注引述別傳曰述少眞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

南太守隨御覽七百一引俗說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至郡中案本傳不言爲吳興郡蓋史文闕略也

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

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眾兄安深憂之世說簡傲篇曰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世說簡傲篇曰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得而免謂萬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世說簡傲篇作宜數喚諸將宴會以悅眾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自率眾入渦潁以援洛陽世說品藻篇注中興

書曰萬之爲豫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旣受方任自率衆入潁以援洛陽東晉疆域志曰元和志渦水在譙縣西四十八里按萬此時或又自淮入渦潁也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世說品藻篇曰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狼狽單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曰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將謝萬字石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以爲散騎常侍案本傳失載爲中郎將字石二字非詔文乃鈔書鈔者所增入石字上又脫去萬字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世說賢媛篇作封胡遏末注曰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或曰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胡謂淵案謝奕傳下淵避諱改泉此又改作川乃史臣失檢

虞韶潁川竝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隋志梁有車騎將軍謝韶集三卷亡案韶既早卒恐未至將軍當爲司馬之譌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爲黃門郎武昌太守周家祿校勘記曰韶誤字當作仕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南史謝弘微傳曰曜歷御史中丞驃騎長史密字弘微以字行侍中贈太常密子莊字希逸中書令散騎常侍莊子颺朏顥嵊瀹颺晉平太守朏字敬沖中書監司徒衞將軍朏子譓右光祿大夫譓子哲字穎豫司徒左長史顥字仁悠北中郎長史瀹字義潔太子詹事瀹子覽舉覽字景滌吳興太守舉字言揚尙書令舉子嘏字含茂都官尙書嘏子儼伷儼太常卿伷尙書僕射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世說言語篇注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紕漏篇注曰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尙書裒第二子年三十二亡宋書謝景仁傳祖據父允宣城內史景仁左僕射子恂鄱陽太守恂子稚西陽太守景仁弟純字景懋衞軍長史南平相純孫沈山陰令純弟述

字景先吳興太守述子綜約緯綜太子中舍人緯正員郎中周家祿校勘記曰此傳宜在石後按目錄石兄子朗弟子邈相連爲文後人以萬傳有朗談次萬後朗善言玄理世說文學篇注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世說文學篇曰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注謝氏譜曰朗父據娶太原王韞女名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世說文學篇此句下有致可傳述一語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御覽四晉書斠

納日謝太傅庭中夜坐月色無玷歎以爲佳世說言語篇作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案御覽所引晉書作謝太傅與本傳異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案御覽四引晉書懷辭作太傅日亦與本傳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南史謝晦傳日重生絢瞻晦瞻遯絢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瞻字宣遠豫章太守晦字宣明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子世休世休瞻字宣鏡黃門侍郎子世平案宋書謝晦傳世休祕書郎絢子宣世基又有瞻兄子著作佐郎紹遯兄子世猷均不詳何人之子曾

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尙書僕射征句難亦作俱難見上

敉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尙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宋書禮志一引太元九年石與復國學疏文繁不備錄通典五十三日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五閒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冑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

自陳禍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書鈔五十九晉中興書曰謝石上疏遜位曰尚書令國之冢宰總括百揆憲範王猷式造羣辟故必簡德而授量才而定也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書鈔五十九晉中興書曰石表以脚疾不敢朝拜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御覽三百六十五異苑曰乃自幽遠止於巖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除既不見形竟爲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

顯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御覽四百九十二晉中興書曰妄自夸擬曾無慙德追
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語在弘
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狂嗣早卒狂從兄沖以子
明慧嗣爲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暠嗣宋受禪
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覈無所屈撓頗有理
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
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
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郜
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

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妒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絶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閒嘯詠山林浮元作游汎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

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
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
衣冠易慮遑遑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羣寇宸
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數繁會
於朞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
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
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珍稱貞
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
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獨興累雖粤微
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勍寇

望之而士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遺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鎭流聲臺閣太保沈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情惟一巨珍邈忠壯奕萬虛放爲龍爲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克翦凶渠幾淸中寓

晉書斠注卷七十九

晉書斠注卷八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徽之弟操之　獻之　許邁　周家祿校勘記曰案傳玄之凝之不別爲篇目宜刪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御覽一百八十四語林日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爲謀身之計王曠世宏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闚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內之遂建江左之策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世說輕詆

篇曰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御覽七百三十九語林曰右軍少嘗患癲一二年輒發動又八百六十王隱晉書曰羲之幼有風操

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世說言語篇注文字志曰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庾所賞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顏氏家訓雜藝篇曰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太平廣記二百七羊欣筆陣圖曰王羲之七歲善書二十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祕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祕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令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見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盈朞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見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藝概曰或疑羲之未有分隸其實自唐以前皆稱楷字為隸如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是也郭忠恕曰八

分破而隸書出此語可引作羲之傳注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世說容止篇浮作游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世說雅量篇作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御覽八百六十七王隱晉書曰郗虞卿聞王氏諸子皆俊令使選壻諸子皆飾容以待客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世說雅量篇食作臥御覽八百六十七王隱晉書曰羲之獨坦腹東牀嚙胡餅神色自若鑒曰正此佳壻邪世說雅量篇作正此好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世說雅量篇注王氏譜曰羲之

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御覽七百四
十九書斷曰晉王逸少妻郗氏甚工書
起家祕書郎
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
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
寰宇記一百十
荀伯子臨川記
云王羲之嘗爲臨川內史置宅于郡城東高坡名曰新
城旁臨迴溪特據層阜其地爽塏山川如畫今舊井及
墨池尚存每重陽日郡守從事多游于斯因立亭曰茱
萸亭案右軍未爲臨川內史此荀氏之誤郡城置宅或
在爲刺
史時耳
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
書鈔
六十
九晉中興書瑯邪王錄曰弱冠知名稱道德之器世說
賞譽篇下注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又
曰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注
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
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
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
雅重之
世說賞譽篇下曰殷中軍道王右軍云
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
勸使應

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眾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

太傅馬曰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御覽二百四十羲之爲護軍教曰今所在要在於公役公平請勝歟邢珂籍仲僎蹤蹝從繼雅其羌太史忠謹在公者發行諸營家至人苦暢吾乃心其有老落篤癃不堪從役或有飢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區分處別自當參詳其宜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惜抱軒筆記曰王羲之是右將軍而本傳誤作右軍將軍致王方慶進右軍帖所題銜亦襲其誤而樂毅論後僞褚跋之誤又不足論矣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周家祿校勘記曰上以衍文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

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

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鎭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

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

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决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

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
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
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
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廟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
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
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
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
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
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
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

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惜抱軒筆記曰逸少在會稽謝安尚爲處士未出也此必是與謝尚仁祖書此或由雕本字誤諸史拾遺曰羲之任會稽內史日謝安未爲僕射當是謝尚之譌據尚傳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豫州刺史鎮歷陽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羲之與尚書蓋在入朝署僕射事時也）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元作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

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

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没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

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
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
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御覽一百九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孫綽許詢謝尚支遁等又二百三十八引晉中興書作與謝安孫綽等游處皆以文義
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
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世說言語篇注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名焉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企羨篇注引王羲之臨河敘盡右軍初成此序自名臨河至後人始稱爲蘭亭序也水經漸江水注曰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注云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太守王廙之移亭水中何無忌臨郡更起亭于山椒御覽七百四十八何延之蘭亭記曰蘭亭者晉右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

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游山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揉𤤣饒祬讀臨誹引臨河一敘人亦也云而二尉十𣲖六𡈼人織辯詭俳㧻六十人二或人琪衸𦀡詩題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凡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十本終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徵之之後掌其書爲蕭翼紿而取之張淏雲谷雜記曰王羲之與羣賢會于山陰之蘭亭各賦詩羲之爲序自晉至唐皆謂之蘭亭序近世輒曰爲蘭亭記非也遯齋閒覽云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以此不入選韓子蒼云蘭亭記蕭統不取以序爲記皆承襲謬誤之過也寰宇記九十六曰蘭亭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七里輿地志山陰郭西有蘭渚渚有蘭亭王羲之所謂曲水之勝境製序于此曰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世說企羨篇注引王羲之臨河敘歲在作歲次

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世說企羨篇注引臨河敘游目作娛目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世說企羨篇注引臨河敘作信可樂人類聚四引作信足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跡猶不能

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

世說企羨篇注引臨河敘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承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鏤谿錐騃騑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雲谷雜記日予嘗得蘭亭石刻一卷首列羲之序文次則諸人之詩末有孫綽後序其詩四言二十二首五言二十六首自羲之而下凡四十有二人成兩篇者十一人右將軍王羲之瑯邪王友謝安司徒左西屬謝萬左司馬孫綽行參軍徐豐之前餘杭令孫統前丞興之王彬之王疑之王肅之縣惻譌石王徵之陳郡袁嚼之成一篇者一十五人散騎常侍郗曇行參軍王豐之前上虞令華茂穎川庾友鎮軍司馬庾說郡功曹魏滂郡五官謝繹穎川庾蘊行參軍曹茂之徐州西平曹華滎陽柏偉縣

徽師鸞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前中軍參軍孫嗣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侍郎謝瑰鎮國大將軍掾卞迪行參軍事上旄王獻之行參軍楊模參軍孔熾譟硯鏘作參軍劉密山陰令虞谷府功曹勞夷府主簿后綿前長岑令華耆府主簿任疑前餘杭令謝藤任城呂系任城呂本彭城曹謹諸詩及後序文多不載姑記作者姓名于此庶覽者知當世一觴一詠之樂云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

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太平廣記二百七圖書會粹曰羲之性好鵞山陰曇礦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書屈道德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停半日爲寫畢籠鵞而歸大以爲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榧几至滑淨王便書之眞艸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因爲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初學記二十五沈約晉書曰王羲之在會稽山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羲之因書扇各作五字語姥曰道是王右軍書字索百錢大平廣記二百七圖書會粹曰一旦見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耶一枚

幾錢答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五字姥大悵惋云老舉家朝餐俱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曰無所損但道是王右軍書字請一百既入市市人競市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荅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艸猶當雁行也張彥遠法書要錄一引作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御覽七百四十八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又張懷瓘議書曰其眞書逸少第一元常第二其行書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元常第三伯瑛第四又書斷曰鍾繇字元常尤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眞書尤妙乃過於師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其行書羲之之亞篆書則索衞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會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類聚九引使人作寡人未必後之也羲之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艸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

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世說仇隟篇曰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往中興書曰義之與述趣尚不同而兩不相協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世說仇隟篇作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己輒洒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

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世說仇隙篇作大使人受意失旨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世說仇隙篇曰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尙在郡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注引中興書曰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御覽四百八十二引晉中興書誤作十二月太平廣記二百九國史異纂曰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稾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維永和十豭一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眞開元初潤州江寍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

至入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上留內不出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小子義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棠過庭之訓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不棠作不遂母兄鞠育得漸庶幾廿二史攷異十七曰張昭傳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王弼以庶幾爲慕聖何晏解論語亦云庶幾聖道王充論衡云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顧邵傳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蓋魏晉人好用庶幾字遂因人乏之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作遂因人之力棠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推賢作賢賢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

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日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一作須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一本無損字世說言語篇懽樂作欣樂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楊尹許詢嘗就惔宿世說言語篇作許詢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飮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

山悠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義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元作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一少行字)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

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御覽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王右軍病請杜恭恭謂弟子曰右軍病不差何用五十餘日果卒剡錄四曰王右軍墓在縣東孝嘉鄉五十里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世說排調篇注

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諮議隋志云梁有太子左率王肅之集三卷錄一卷亡案本傳義之諸子可攷者爲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凡五人加以肅之尚缺一人之名法書要錄引義之與高平郗公書敘肅之於玄之凝之之次所不可考者殆爲第三子譜明言凝之爲第二子肅之爲第四子也又據世說雅量篇注引中興書御覽七百四十八引何延之蘭亭序記均云第五子徽之則操之獻之當爲第六子七子矣惟隋志云肅之官左率與王氏譜異法書要錄引義之書則云授中書郎驃騎諮議太子左率蓋譜與隋志各舉其先後之一官耳

玄之早卒次凝之世說言語篇注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義之第二子亦工艸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一少許字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

遂爲孫恩所害案五斗米道郗超何充王恭殷仲堪諸傳均作天師道魏書司馬叡傳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顙于道室跪而呪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凝之奔走再宿執之世說言語篇注引晉安帝紀作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

徽之字子猷世說雅量篇注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性卓犖不羈書鈔六百九晉中興書琅邪王錄日卓犖不羈欲爲傲達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世說簡傲篇注引中興書作不綜知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世說簡傲篇作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

値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羊堅等三十國春秋作公豈得獨擅一車不爲國士乎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御覽二百四十九引世語料理作斷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世說簡傲篇一日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御覽三百八十九引語林作或問暫

（住何煩爾嘯詠良久）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世說任誕篇注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世說任誕篇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輿地紀勝十日剡溪在嵊縣南一百五十步今人稱爲戴溪又名雪溪）便夜乘小船詣之（類聚二引語林小船作輕船御覽十二引作乘興舟）棹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世說任誕篇注中興書曰欲爲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後爲黃門侍

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世說傷逝篇注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世說傷逝篇注引幽明錄此句下有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數語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世說傷逝篇注引幽明錄作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世說傷逝篇注引幽明錄作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世說傷逝篇曰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先有背

疾遂潰裂月餘亦卒世說傷逝篇注幽明錄曰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不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卽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子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世說品藻篇作桓玄爲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時賓客爲之咽氣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世說品藻篇注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子歷祕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世說品藻篇注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忿捐篇注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書鈔五十七檀道鸞晉陽

秋曰王獻之少而標邁不修常貫御覽二百四十八晉中興書作少有清譽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摴蒱世說方正篇此句下有見有勝負一語曰南風不競門生曰世說方正篇作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世說品藻篇作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世說品藻篇作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世說雅量篇履作屐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世說雅量

篇曰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乎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字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靑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御覽三百九十三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卧偷入齋取物樸裝一室之內略無不盡子敬卧而不動偷遂復登厨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靑氊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羣賊始知其不眠悉置物驚走書鈔一百三十四引靑氊上有石漆二字工艸隸善丹靑法書要錄引王羲之與高平郗公書云獻之善隸書咄咄逼人御覽七百四十八虞龢論書曰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褫衣著詣子敬子敬但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褾略周少年覺王左右有陵奪之色掣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鬭爭分裂少年幾得一袖耳又七百四十九書斷曰獻之尤善草書幼學於父次習於張芝爾後改變制度別剏其法率意書師心冥合天理觀之逸少莫之與京太平廣記二百七書斷曰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又二百十名畫記曰草隸繼父之美妙於畫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

從後掣其筆不得太平廣記二百七引書斷密作潛不得作不脫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太平廣記二百十名畫記日又書駮牛賦於扇上此扇義熙中猶在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御覽一百五十二晉中興書曰新安愍公主道福簡文第三女徐淑媛所生適桓濟重適王獻之世說德行篇注獻之別傳曰咸寍中詔尚餘姚公主案咸寍蓋咸安之譌惟餘姚與新安封號不同豈重適之後亦改封耶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世說簡傲篇注顧氏譜曰辟彊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輿地紀勝五日辟彊園唐時猶在顧況嘗假居在唐爲任晦園蓋得顧辟彊舊園以爲宅也今不知其所矣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世說簡傲篇此句下有指麾好惡四字

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世說簡傲篇作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世說簡傲篇曰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怡然不屑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寍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世說方正篇曰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

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注引宋明帝文章志陵雲殿作陵雲閣懸橙作懸梯鬚髮作須髮宜絕此法作宜絕楷法正色曰下有此奇事一語又巧藝篇注衛恆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藷勢鱄㫁孅書斷曰晉韋誕字文休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書題榜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之或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幏埶𢇍轄語諱誕訂䪝妖元敬齋古今尌曰魏明帝之爲人人主中後健者也興工造事必不孟浪況陵雲殿非小小營構其爲匠氏者必極天下之工其爲將作者亦必極當時之選樓觀題榜以人情度之宜必先定豈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輩遽掛白榜哉誤釘後書之說萬無此理而名書錄載之晉書又載之是皆好事者之過也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籠盛誕鹿盧引上書之事果可信耶晉書雖引此事而復著獻之語謂甯有此事則亦自不信也書法錄言高下異好令就點定誕因危懼以戒子孫則此說其或有

之晉書又稱誕書比訖鬚髮盡白此尤不可信者前人記周興嗣一夕次千文成鬚髮變白已屬繆妄而誕之書榜特茶頃耳危懼雖甚安能遽白乎

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世說品藻篇注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荅曰人那得知之也

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太平廣記二百七圖書會粹曰子敬為吳興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往縣入欣齋著新白絹裙晝眠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

徵拜中書令通典二十一御覽二百二十引晉書王獻之為中書令啟瑯邪王為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固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嘗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徽德音四塞者也

及安薨贈

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立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强猾消殄功勳既融投戟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纏綿實大晉之儁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世說德行篇作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御覽六百四十一引語林作無所應首推遣郗家女以為恨世說德行篇注王氏譜）

日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俄而卒於官世說傷逝篇注曰獻之以泰元十二年卒年四十五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書鈔五十七引劉謙之晉紀作王獻之卒贈太常案常字恐誤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南史王悅之傳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字少明御史中丞侍中案靖之蓋由左長史出為太守宋書良吏傳作王悅無之字時議者以為羲之艸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太平廣記二百七引書斷作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尤直而寡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論諸體多少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及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袠置左右以翫之法書要錄曰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十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撰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

美者各爲一帙嘗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 始義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字叔玄 御覽四百十引道學傳作叔齊 一名映丹楊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 鄧牧洞霄圖志曰許邁與旌陽令遜護軍長史穆皆再從兄弟御覽四百九道學傳曰邁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眞君傳曰許眞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肅世慕至道東晉尚書郎邁散侍護軍長史穆皆眞君之族子也案本末弱冠嘗傳言不慕仕進似爲尚書郎之說不足信 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 一作其 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 寰宇記九十三曰于是乃往師仙者鮑靚靚後

迺蹤莫知所之數年還過其故人夜後門戶皆閉而開別室有人乃視即先生也方欲看書主人將具㸑先生曰不須然披閟如晝也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寰宇記九十三日懸霤山吳興記云上有懸霤故以爲名御覽四十一茅君內傳曰句曲山秦時名爲華陽之天三茅君居之因而爲名又茅山記有大茅山中茅山小茅山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御覽六百六十二神仙傳曰陳安世京兆人爲灌叔本傭叔本以藥授安世後仙去案又引茅君傳曰盈字叔申父祚有三子盈固衷也渡江東治句山季偉盡衷之字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遺婦孫氏還家類聚二十九許邁別傳日邁好養生遣妻歸家遂攜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

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御覽四百十道學論日許邁清虛接眞遐棲世表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名遠遊又五百三晉中興書日元山居服食志求仙道又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日入臨安西山經日不返人亦不知其所之與婦書告別御覽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日先娶散騎常侍吳郡孫宏女爲妻邁居臨安山中爲書謝遣其妻又五百三引晉中興書作乃與婦苟令改適又六百六十三眞誥日許遠游第三男名劇字道翔小名玉斧糠粃世務居雷平山下修業精勤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以梁太和六年於茅山舊宅年三十而告終又御覽六百六十六引太平經云許思元許遠遊之弟生而好道儒雅知名晉簡文帝爲外之交俗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焉羲之造之未

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御覽四百十道學論曰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王亦辭榮好養生之事每造遠遊未嘗不彌日忘返又六百六十九道學傳曰羲之亦辭榮養生每造遠遊彌日忘歸詩書往復多論服餌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艸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御覽五百三引晉中興書作遊會稽臨海山晉不歸家洞霄圖志曰後於臨安西山師王世隆與地紀勝十二引作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玉堂冢王氏載此于天合山下似以臨海爲是且與中興書相合本傳誤作臨安抱朴子曰昔左慈字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積久乃神人授以金丹仙經會漢末大亂不遑修鍊而遊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御覽八百七十一許邁別傳曰高平閻慶等皆就暎受集暎曰閻君可服氣以斷穀

彭君宜餌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映爲燒香以五色煙出朕亦自去莫知所在又五百三晉中興書曰或以爲昇仙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眞君傳曰許眞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所車轂一具與眞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於其地置游帷觀焉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困學紀聞二十日以衛恆四體書序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問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

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爻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縠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元作

直

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斠注卷八十